

为患者,他从我自己身上取骨割皮

75岁的吴殿华最近走入公众视野,是缘于他在汶川大地震中的豪情付出。40多年前,他就曾是闻名全国的“红色医生”,为了救治患者,曾执意在自己身上取骨5块、割皮8块。

如今,记者走进吴老的世界,去感受一个全国劳模、离休干部的本色与执着,依然只有感动。

照顾地震伤员

“喂!你们三个到家了没有?路上没累着吧?你们再帮我问问周围还有人愿意来这儿不?”

9月初,记者见到75岁的冀州市职工医院院长吴殿华时,他正往四川拨电话。吴老说,两天前,他刚送走3位来他这里进行康复治疗的地震重伤员。“来的时候都是拄着双拐,走的时候基本不用了。”

吴殿华经历过邢台和唐山大地震。得知汶川发生大地震后,他马上意识到,灾区最需要像他这样有抗震经验的外科医生,早一秒到达,就可能多挽救一条生命。连夜,吴殿华就组织好4名医护人员、2名司机,备好80多件医疗器械和价值3万多元的药品。吴殿华有腿病,不能长时间下蹲。考虑到灾区不好找坐式马桶,老伴还专门给他找了把上厕所时的专用椅子。作为全国第一支到达灾区的外省医疗救援队,他们历经了19个昼夜的奋战,救治伤员184名。

从四川归来后,吴殿华仍牵挂着他救治过的伤员。何不接他们到冀州来继续进行康复治疗?经与四川民政部门联系,得到了肯定答复。于是,吴殿华带领医护人员马上收拾出来十余间房,装空调,安电视,布置一新。

7月2日,吴殿华夫妇携带价值3万余元的药品和生活用品,再度赶往四川地震灾

区。绵竹市西南镇醒狮村四大队六组的村民尹显云,是吴殿华第一次到灾区时救助过的伤员。再次见到吴殿华,尹显云感激得哭了起来:“吴大夫救了我的命,还要把我接到冀州疗养,真是大好人啊!”与尹显云同村的83岁的朱义方、58岁的罗云福也都在地震中受了重伤,家里没人照料。吴殿华征求他们的意见后,将他们都接了过来。

在冀州期间,吴殿华给尹显云、朱义方、罗云福三位来自地震灾区的老人,不仅免除了一切费用,还提供了家人一样的温馨呵护。出院那天,三位老人执意要给吴殿华磕个头,被老吴硬是给拦住了。

在电话里,尹显云操着浓重的四川话对记者说:“我们一生也忘不了这段幸福时光!”

“红色记忆”

吴殿华有个习惯,手机不离手,而且24小时不关机,原因是他怕有病人和他联系不上。

身边有同事曾问过他,“都把这年纪了,干吗把自己搞得这么紧张?”吴殿华的解答是,对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一分一秒也耽误不起啊。

救死扶伤,这就是一个有着50多年从医生涯的老医生的信条。也正因此,20多岁时他就有了闻名全国的“红色医生”的美誉。这又让我们追忆起,两段已被尘封40余载的红色记忆。

上世纪60年代初,冀州董庄的女红旗手刘孟恋在劳动中意外受伤。年仅20岁的她不仅失去了右手,半截胳膊的皮肤也被剝掉了,在当时的医疗设备和水平下,治疗这样的重伤风险很大。当时冀州医院党组将任务交给了外科主任吴殿华。根据当时病人的情况,要想保住胳膊,唯一的办法就是植皮。可割刘孟恋自己的皮肤,她已体弱难撑。割谁的皮肤呢?

这时吴殿华毅然站了出来,当时没有设备只能用刀子代替起皮机,他割下自己大腿上的8块皮肤为病人做了移植。献皮的是吴殿华,手术医生也是他。手术成功了,吴殿华的血流了一腿,刘孟恋的泪水湿透了枕巾。

当年冀州南良公社的社员孔秀玲,是因膝关节结核病住院的。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关节的坏死骨却仍在恶化,患者还有生命危险。如何彻底治愈这个病人?吴殿华查阅了大量资料,最终确定的治疗方案就是施行病灶清除和植骨固定手术,可取谁的鲜骨呢?取病人自己或家属的鲜骨?不能,因为她只有一个患精神病的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想及此,吴殿华决定自己献骨。

于是,大小5块鲜骨从吴殿华右侧髌骨上取下,然后一块一块地移植到孔秀玲身上。2000年,年迈的孔秀玲来到冀州看望吴殿华时老泪纵横,“我们可是骨肉亲啊……”

如今刘孟恋和孔秀玲都已过世,但“取骨割皮”的动人事迹依然让人难以忘怀。采访中,记者特意查阅了当年的各种报刊,从那些泛黄的字里行间细细地感悟一个“红色医生”的大爱仁心。

吴殿华的老伴焦静悄悄告诉记者说,现在老吴的腿疾,就与当年的取骨有关。但吴殿华不愿意承认,“岁数大了,腿脚自然就会不好了。”

“病人至上”

从医这么多年,吴殿华一直坚持对患者回访。

采访当天,恰巧吴老要到冀州和枣强县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去看一个叫赵俊玲的百岁老人。除了穿上白大褂,带上必要的体检设备,吴老还跑到超市买来一箱牛奶。“我是8年前给她做的手术,那时她就



从医这么多年,吴殿华一直坚持对患者进行回访

已经92岁了,我给她从腹腔中摘掉了一个9公斤重的大瘤子,听说老太太现在还很硬朗。”吴殿华说,每次回访他都很兴奋。

如今回访,吴殿华有了自己的汽车,而当年连个像样的自行车都没有。但吴老能吃苦,而且为了病人不怕脏。

“现在的医疗条件好多了,想当年我多次用手给病人抠大便,嘴对嘴给病人人工呼吸。”吴殿华说,在一次下乡巡诊中,西元头村有个80多岁的老大爷叫刘润芝,几天尿不出小便,家人已给他准备好了装裹衣服(葬服)。在没有导尿管的情况下,他便俯下身用嘴将老人体内的脓液和尿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因而挽救了老人的生命。

吴殿华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巡诊。连周边好多砖窑厂的外省民工,也逐渐成了他的朋友。

从一个学徒工,成为一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吴殿华这样概括自己:路是走出来的。

1996年,吴殿华从冀州市医院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但

他并没有清闲,甚至更累了。十里八乡的群众,都认识吴殿华,好多人还亲切地叫他“好人吴大夫”。他们有了病,都愿意到家里找他寻医问药。有时到医院让值班医生看了,患者家属还要找他再看看。有一个晚上,病人家属喊了他八次。第二天别人问,“你还能睡觉么?”吴殿华一笑,“我睡了9觉儿。”

后来,有患者向他建议,“您医术高,医德又好,何不自己开家医院?那我们找您看病也方便了。”吴殿华一想,“对啊,自己办的医院自己说了算。”于是他很快便采纳了患者的建议,办起了冀州职工医院。创建之初他给医院定下了扶贫计划,并大胆地提出了“有钱没钱都能看病”的承诺。

周围的人对吴殿华的做法表示费解:你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而吴老反问:如果把病人看作是自己的亲人,你会怎么做?原来在吴殿华心里一直有把尺子,那就是“病人至上”。

尽己所能

步入古稀之年的吴殿华,头发快掉光了,牙也没剩几颗,

但他总是有股不服老的劲儿。好多老年人到了这个年纪,连个手机短信也不会发,可他每天在互联网上还要学习国外新研发出来的医疗技术。

“因心脏不好,今年他在省里住过两次院了。”老伴焦静说,在四川灾区,吴殿华因手术站立时间过长,两腿严重浮肿。可吴殿华说,“看着那么多病人急切地等着手术,就是老命搭上我也舍不得休息啊。”在灾区,“红色医生”的本色再一次被诠释。

生活中,应该说吴殿华不缺钱,他有离休金,老伴也有退休金。4个儿子都很出色,各自的事业都很红火。当吴殿华提出,在医院后面再建个老年公寓的想法时,全家人都反对。“这么大岁数身体又不好,还不如养花喂鱼呢。”

可吴殿华说他有自己“折腾”的理由。这几年接触的农村病人较多,一些老人要么有病不求医,要么看病总要求保守治疗,怕背上经济包袱而连累家人。有的因子女忙,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如果我们这里既可就医又可养老,两全其美多好啊。也算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办件好事!”吴殿华开始做家人的工作。

很快老年公寓开张了。怕老人们平时闷得慌,吴殿华还当起了老人们的“专职司机”,经常开着车带着他们到郊区看花赏草,呼吸新鲜空气。

4年了,大街上的烧饼都涨好几次价了,可老年公寓的饭菜一分钱也没涨过。尽管老年公寓没有赚到钱,却赚到了人气。入住的40多个老人有当地的,也有千里之外慕名而来的。

“哪里有需要,我就尽己所能!”吴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资助过贫困大学生,为灾区捐过款,为家乡修过路……

采访间隙,吴殿华的老伴过来提醒他,该吃降压药了。吴老呵呵一笑,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两片药,一抬头吃了,水都没喝。

据《燕赵都市报》

6名湖北女工赴日“研修”受盘剥

湖北黄石6名女工以“研修生”名义赴日打工受尽盘剥:每天劳动15小时以上,工作半年仅休息3天,实际工资不到协议的一半。丑闻曝光后,日本媒体震惊不已,日本老板也不得不低头认错,但后来又改了口……

近日,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在日本《新华侨报》上撰文揭露湖北黄石女工赴日“研修”遭残酷盘剥的丑闻,直言这是现代版的“野麦岭”和“女工哀史”。

目前,此事已引起中日两国各界高度关注,我国商务部已介入调查。“东创”负责人王香已赶赴日本处理此事。昨日,该公司副总经理、王香的妹妹王念称:9月14日将披露此事真相。

黄石女工遭蛮横推打

8月22日清晨,住在日本山梨县昭和町的一名主妇突然听到尖利凄惨的呼救声不断传来,赶去一看,在自己家不远处的一栋房子里,有十来个男女在强蛮蛮横地拖拉推打着几个讲中国话的女性。而这些女性则死死抱住桌腿等不放,一边竭力抵抗不让被他们拖走,一边大呼救命。

这名日本主妇震惊不已,赶紧上去劝阻,这时,一位自称老板的人叫她走开,不要管闲事。而那些被强行拖拉的中国

女性则向主妇呼救:自己是来日本打工的所谓“技能实习生”,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残酷的劳动强度和艰苦的环境,向厂方提出改善要求,老板就叫人一早冲进宿舍,要把她们强行遣送回国。

据介绍,这些女工来自湖北省黄石市,2005年12月由黄石东创境外就业公司以学习女装及童装缝纫的名义派遣到日本——因为学习女装及童装缝纫属于日本政府制定的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的规定对象,比较容易获得签证。实际上,这些黄石女工被派到了日本山梨县昭和町一家叫“technoclean”的洗衣公司打工——洗衣工不属于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的规定对象,因此法律上并不能招聘“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

廉价打工受尽日方盘剥

据介绍,这些黄石女工,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每月工资只有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0元)。加班费也只给象征性的一丁点。不仅周六周日要干活,甚至在日本员工全都放假的新年期间也被逼不准休息整日干活。2007年9月到2008年3月整整半年期间,这批赴日的黄石女工仅仅只被允许休息了3天。因为过度疲劳,一名中国女工深夜骑车回宿舍时倒地摔伤。

有一次,负责监管外国人研修和技能实习制度的财团法人——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派人到“technoclean”洗衣公司巡回检查。日本老板担心非法使用廉价中国女工的行为暴露,连忙伪造出勤卡,并从其他工厂借来缝纫机和一些服装,让女工们拆掉服装重新缝制,伪装是在从事女装及童装的缝纫工作。

洗衣公司为了隐瞒让中国女工长时间加班的违法行为,还逼迫女工们写下包括加班费每月工资可以拿到11万日元,每月加班时间只有33小时(在日本劳动法允许范围内)的假证明。

丑闻曝光老板一度低头

经过拼死抗争,洗衣公司强行遣送女工回中国的企业当天没有得逞,不过公司加派人手在宿舍门口监视女工。女工们知道公司还会遣送她们,乘夜从宿舍2楼跳窗逃离。一名张姓女工从2楼跳窗时不幸摔断了腿,段姓和胡姓两名女工逃到野外的葡萄园里露宿,第二天被当地的日本居民发现。

好心的居民看到中国女工身上的伤痕和泥水,知道了她们的遭遇后,同情地开车把她们护送到了东京。日本关心外国人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问题的工会组织和国会议员立即对这些中国女工进行保护。女工们被送到医院治疗,医院证明有的伤情需要静养10天,有的需要对骨折部位动手术治疗。不过,来不及逃脱的3名女工,仍被日本公司强行遣送回中国。

8月25日,洗衣公司老板内田正文来到东京,在日本全国大报《每日新闻》记者及工会人员面前承认:“让女工们受了伤,觉得对不起。”内田正文还承认工资的支付有违法之处,会予以改正,并表示对中国女工的赔偿金额问题回去考虑后再作答复。

日本报纸叹“女工哀史”

然而,到了约定答复的期限,内田正文不仅没作出进一步有诚意的答复,反而发文给东京的工会组织,改口否认打人等暴行,还说工资报酬也不存在问题。

看到内田正文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9月2日张姓女工等3人通过律师按照日本法律以“逮捕监禁致伤害罪”和“伤害罪”的嫌疑向警方提交了刑事起诉状,当天下午国会议员和市民团体、工会组织在

日本众议院会馆内为她们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了这桩恶性事件。

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日本有一部名作《女工哀史》,描写的是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6年)纺织女工的悲惨境遇。今天黄石女工在日本的遭遇,俨然‘女工哀史’的继续,实在叫人愤慨。”

当天,《东京新闻》《每日新闻》等日本的全国性大媒体立即作了大篇幅的报道,纷纷指出“中国黄石女工们的遭遇是《女工哀史》的现代版”。

根据莫邦富先生的走访调查,内田正文认错态度突然转变的背后,把那些湖北女工派遣到日本来的黄石东创境外就业公司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莫邦富曾打电话给黄石这家公司的经理,希望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保护中国女工的合法权益,做好日方公司的工作。不料,这名经理竟表示:“哪怕日本赔了钱,我也要叫那些女工回到湖北后给我吐出来。”

旅日华人作家愤慨

9月5日,东创境外就业公司的经理赶到日本处理“女工受伤”事件,在其返回中国前,莫邦富留下手机号码,希望其在路过东京时能和受伤女工们见次面,商谈一下争取和解。

不过,这名经理没有打来电话。

莫邦富对女工们的遭遇同情不已,在日本《新华侨报》上撰文揭露中国女工遭遇的不公待遇,文中还引述了日本电影《啊!野麦岭》中少女满怀理想外出打工,却遭缢丝厂盘剥致死的悲凉一幕,引起读者共鸣。

据介绍,10年前,邻近东京的日本千叶县也曾发生过一桩残酷盘剥中国研修生的丑闻,当时,莫邦富也曾前往调查,并遭受涉事公司的恐吓。该事件最终以日方董事长银铛入狱,中方派遣公司被日本政府列入黑名单而收场。

而对此次黄石女工在日受盘剥事件,负责审批签证的日本法务省入国在留课已经表态:“不付工资和侵犯人权等属于不正当行为,日本公司有可能受到停止3年接受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处分。”

背景资料

何为研修生

研修生是发达国家政府为解决劳动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法,即批准一些民间团体以“研修生”(所谓边工作边学技术)的名义,进行劳务派遣。日本的10万研修生中,八成来自中国,其中大部分人在纺织、机械、农业等行业打工,因老板不法等原因,不少研修生面临工作环境恶劣、超时加班、拿不到法定工资等问题,近年来保障研修生权益的呼声在日本时有所闻。